

从苏联归来

辽宁教育出版社

I 565.65
J158

安德烈·纪德 著 郑超麟 译

从苏联归来

附：答客难



辽宁教育出版社

032538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从苏联归来——附:答客难/(法)安德烈·纪德著;郑超麟译. —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9.1

ISBN 7-5382-5404-8

I. 从… II. ①安… ②郑… III. 随笔-法国-现代 IV. J565.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8)第 37337 号

编辑策划	万象书坊
发行人	俞晓群
责任编辑	杨菲菲 夏兰兰
美术编辑	谭成荫
封面设计	张红
责任校对	马慧
出版	辽宁教育出版社(沈阳市北一马路 108 号)
发行	辽宁万有图书发行有限公司
印刷	沈阳新华印刷厂
版次	1999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5.375
字数	110 千字 插页 4
印数	1—5 000 册
定价	8.50 元

出版说明

本书含纪德《从苏联归来》及《为我的〈从苏联归来〉答客难》二书，为郑超麟先生六十年前翻译，由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译者署名“林伊文”。今合为一册，并改署本名。此次重印，除对原译本中一些人名、地名、专用名称及某些标点符号用法，按现行标准及用法统一外，其余一律未加改动。

在本书付印过程中，郑先生于一九九八年八月一日在上海逝世，享年九十八岁。郑先生生前对此书出版极为关心，为之撰写新序，并在临终前数次询问印制情况，但终于未及亲见此书出版，了此世纪夙愿，是一遗憾。我们谨以此书的出版，表示对这位在他的个人品格上堪与纪德比肩无愧的世纪老人的深切悼念。

万象书坊

一九九八年九月

2143/05

六十年前一场世界性争论

——译者新序

郑超麟

六十年前，即一九三六——三八年之间，有一场争论，起初发生于法国，随后蔓延于世界重要国家，包含我们中国在内。

法国著名作家安德烈·纪德表示了他拥护苏联的态度，于是在当时斯大林统治下的苏联便发动各国同情苏联的名人和群众纷纷拥护纪德，给他以各种赞誉。而且苏联政府邀请他去访问苏联。原想访问回国后纪德一定会发表文章更加歌颂苏联的。想不到纪德回国后的文章，却辜负了苏联政府的期望。他发表了《从苏联归来》一书，揭露了苏联的阴暗面。于是，亲苏的群众和名人又纷纷指责纪德忘恩负义，不仅收回给纪德的种种赞誉，而且直接对纪德个人以人身的攻击。参加这个反纪德的合唱团中，也有另一个著名的法国作家罗曼·罗兰。

我们中国也不甘落后，亲苏的名人在短期内也发表文章攻击纪德或翻译外国反纪德的文章。

中国过去崇拜纪德的作家们也一反过去对纪德的态度，反对纪德了。

我的战友们，在纪德亲苏时并不崇拜纪德，当纪德“反苏”时也不攻击纪德。我们找到了一本《从苏联归来》的法文原本，由我翻译成中文在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一年以后，我又翻译了《为我的〈从苏联归来〉答客难》一书。此二书，当时也曾发生了一定的作用。

近年，罗曼·罗兰在旅苏时写的日记经过五十年的封存以后出版了。大家看了这本书，又联想六十年前罗曼·罗兰同纪德的争论。过去认为罗曼·罗兰是对的，现在认为罗曼·罗兰并不一定是对的，于是，都想找六十年前出版的纪德的两本书来看看。

这就是又引起六十年前那次争论。我及我的朋友费了许多力气才找到了当年我翻译的那两本书。现在我想重新出版这两本书，供争论的人参考。时代已经改变了，我想争论的结果不会同从前一样了。

此二书初版是相隔一年分别出版的。此次重版，则合订为一本，书名也改为《从苏联归来——附：答客难》。以下的文字同时适用于这两本书，以此作为它们的新序。

* * *

《从苏联归来》出版于一九三七年，距今已有六十一年了。世界和中国，在这期间，发生了多么重大的变化！书中所反对的，主要是当时苏联流行的对于斯大林的个人崇拜。现在怎样呢？现在，不仅被崇拜的个人已经不存在了，而且连苏联这个国家也已灭亡。即以这个译本而论，出版时中国还是在受国民党的统治，不仅我这个译者，姓名不能写在书报上，连我的身体也监禁在国民党的中央军人监狱中。纪德此书的法文原本就是我的战友们从狱外设法送进狱中给我翻译的，我利用当时奉命翻

外国军法的机会，偷空译出，然后送出狱外的。

著名作家楼适夷先生，当时也同我监禁在这个监狱中，也同我一起翻译军法。他曾回忆此事：

有一次，他翻译法国纪德的《从苏联归来》，有人说，这本书是反苏的，别看它。可我还偷偷地作了他的译稿的第一位读者。我为此事还挨了难友们的批评。我不大服气，我记得一节，是纪德游苏时，到电报局去打电报，电文中提到斯大林的名字。电报员要他必须在“斯大林”上面加上“伟大的”字样，他没有加，这电报就打不出去了。（见《新文学史料》一九八九年第三期楼适夷文《记郑超麟》）

按当时一同翻译军法的，只有我是一个是托派政治犯，其余十余人都中共方面的政治犯。我晚上住在小房间，他们集中住在大房间里，无形中成为一种组织。

由楼适夷的回忆可以知道，纪德此书具有战斗性。我刚译好，尚未付印，就引起了一次争论。我出狱后，听说销售很多，重印了好几次，发生了相当大的政治影响；也引起了争论。但我出狱后已经全面抗战时期了，人们已不去讨论拥苏反苏问题了。不过，解放后，我入狱，我译的《从苏联归来》一书还是被列入罪证，公安局的审讯员斥责道：你译的反动的《从苏联归来》的书阻止了好多青年人投奔延安！

由此我知道，平生所译的书，除了《共产主义ABC》在“大革命”时代发生过很大的政治作用之外，这本《从苏联归来》当时也曾发生了较小的政治作用。

所以，此次由于罗曼·罗兰的旅苏日记封存了五十年之后公开出版，重新使人对于纪德的《从苏联归来》发生兴趣，使人急于

知道这两个法国有名的作家先后相隔一年游苏感想有何异同，我的这个译本就从尘封的图书馆书架上被人找出来了。我看了倍加亲切，同意重新出版。

纪德为了回答当时人对于他的“反苏”的攻击，曾再写一本书，名为《我的〈从苏联归来〉再润色》，也是我翻译的，改名为《为我的〈从苏联归来〉答客难》，也是亚东图书馆出版的。当时正在抗战期间，销售不多，图书馆没有收藏，想找一本却没有找到，便要放弃了。刚写到此处，忽然得到朋友来信，说他找到此书了，正在复印寄给我。我也是喜出望外。

我急于写完此序，不能再等待这第二本的纪德书寄来，便要在此序中说说对于罗曼·罗兰和纪德两大作家发表议论。

纪德的朋友王尔德曾指着纪德的嘴说：“这张嘴是不会说谎的。”纪德游苏，看到好现象就表示赞美，看到坏现象，便如骨鲠在喉不得不吐。他明知写了并出版了这本《从苏联归来》，必然会招来所有亲苏的人的攻击，但他不管后果如何，写好还是发表了。罗曼·罗兰的日记，字里行间对于斯大林的个人崇拜也是不满意的，但他只用暗示却不敢明写，又要封存五十年。

在纪德的第二本书（简称《答客难》），很少理会别人对他的攻击，惟有罗曼·罗兰对他的攻击，他是特别痛心的。我译这第二本书时，至今已已有六十年整了，内容也不记得，只记得纪德如下的话，即“罗曼·罗兰对我的攻击使我痛心，这只老鹰已经筑好它的窠了”。这个反击，看似很轻，其实很重。

我老了，再过两年就满百岁，适逢中年时翻译的书今年又能重版问世，这也是晚年的一件喜事。

一九九八年四月四日



郑超麟(一九〇一．四．十五—一九九八．八．一)

一九九八年五月十八日摄于上海

目 录

六十年前一场世界性争论——译者新序

郑超麟

从苏联归来

论纪德与《从苏联归来》(代序)	5
自序	14
一	18
二	26
三	34
四	45
五	51
六	58
附录	60
高尔基下葬时在莫斯科红场的演说	60
对莫斯科学生的演说	63
对列宁格勒文学家的演说	65
反宗教斗争	67
奥斯特洛夫斯基	70

一个集体农场	71
波尔塞伏	73
流浪儿	74

为我的《从苏联归来》答客难

译序	79
一	81
二	85
三	91
四	96
五	102
六	106
七	110
八	114
九	119
附录——	124
旅伴(一)	124
(二)	126
旅途随笔摘录	131
书信与凭证	141
纪德答爱伦堡	162

从苏联归来

我敬献本书于

欧珍·达比之灵

本书就是我在他身边,为着他,
所见闻的所思想的种种之反映。

《荷马语诗》献于德美忒女神的，曾说：这位伟大女神到处奔走访寻她的女儿的时候，来到克列乌斯的宫廷里。那里，她化作一个保姆，没有人认识她。王后梅檀奈委托她照顾一个新生的孩子，小德谟风，这孩子就是后来的特里卜托廉，农业劳动的倡始者。

每晚上，当一切门户都关闭，所有的人都睡着的时候，德美忒便从那柔软的摇床上抱起这个小德谟风来，把他安放在热烘烘的火炭床上，表面看来是很残酷的，其实是由于一种深切的爱，意在使这小孩转化为神。我在想象中，看见这伟大的德美忒，如何弯着腰，向着这神采焕发的婴孩，把他看作未来的人类。他也经受得起火炭的烘炙，这种烘炙使得他健壮起来。在他身上，有某种超人的、壮伟的和非常荣耀的东西在酝酿。但愿德美忒的大胆的尝试能实行到底，他的非常的期冀能实现出来！可是据传说，梅檀奈不放心，由于一种母性的溺爱所引诱，有一晚她打破这实验室的门进去，推开这位女神，排除那在酝酿中的一切超人的东西，并拆毁了火炭的床，如此，为救护孩子，她竟失却了神。

论纪德与《从苏联归来》

——代序

谁假使知道一点安德烈·纪德之生活与思想的演变，那他就不能否认他是思想忠实，生活严肃而且是言行一致的人。

他生长于新教徒的家庭，幼年度着严格的禁欲生活：睡木板，洗冷水，中夜祈祷，他热烈地遵守着纯洁生活的一切戒条。

随后他慢慢变了，他痛感到以道德律压制自然情欲的不合理，于是他就彻底纵欲，鄙弃一切道德的规律；可是不能自欺的人，那是决不能长期沉溺于荒唐的泥坑的；于是这位思想家又苦闷了，幻灭了，甚而至于想到了自杀。

然而纪德毕竟是一个勇于生活的人，他决不能完全消极，苦闷的结果终于使他在人生问题的新见解上，又找到了内心再平衡的支持点，这就是“伦理人”与“自然人”的调和。纪德这时，不仅鄙弃了“灯红酒绿”的夜生活，同时又根本反对任何压制人性的宗教。

此后纪德愈加注意到社会问题了，那当然是时代使然。因他对穷苦人的同情，痛恶资本制度，但他同时却酷爱着个人人格

的自由发展！

刚果的旅行，使纪德发现了帝国主义压迫弱小民族的一切罪恶；回来写成了《刚果旅行记》，把法帝国主义的凶相暴露无遗，赢得了法国统治者的同声毒骂。

一九三三年法西斯在德国的胜利，以及法国在经济与政治上所遭遇到的严重危机，又使我们这位天才的作家走向共产主义；使他成为热烈的苏联之友。

由禁欲而纵欲，由纵欲而消极，由消极而再平衡；由单纯的人生思考走向社会的观察，由现社会的认识而反对资本制度，痛恨帝国主义，最后拥抱了共产主义，这一过程无论在纪德的生活与思想上，都是有机地发展着的，而那发展中的每一个转变，又都经过了痛苦的思索与深刻的探求。

王尔德说，“你的嘴永远不会说谎”，这真是对纪德之确切的定评。

纪德之拥护苏联既不是偶然与投机的行为，那末他对于苏联的观念与态度，当然也不能与时流一样地随声附和，简单做苏联统治者的应声虫了。

纪德的新著：《从苏联归来》，即表示出这位老作家（现在已经六十多岁了）对于苏联国家与共产主义之热烈的同情，以及对于苏联现当局专横堕落的忠实批评。

纪德之出版此书，是经过长期内心的矛盾的；他深知它将一切苏联的敌人所恶意利用，他又预见到苏联当局及其一切拥护者将向他狂吠；可是最后他还是克服了这些顾虑，决定说出自己的真话，因为依他自己的话说来，最重要的还是“人类的将来，与人类的文化问题”。